

1929/1/1

中國近代文學之變遷

1929

民國十八八年四月印
版行刷

中國近代文學之變遷（全一冊）
◎ 定價銀七角
（外埠另加郵匯費）

有不著准作翻權印

著發行者
印 刷 者
印 刷 所
中華書局
中華書局
上海靜安寺路哈同路口

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
分發行所

九成濟南平
北平青島天津張家口石
濟州江都南青島長沙原開封鄭州西
寧夏慶廈門太原開封鄭州莊
吉秋廣州湖常德衡州邢台保
長春哈爾濱杭州漢口安陽台
頭潮州杭州溫州溫州昌州
香港新加雲南昌州
坡南

中華書局
中華書局
（五二五五）

自序

中國自戊戌政變開政治上新舊之紛爭，寢假而預備立憲，寢假而辛亥革命，寢假而有國民革命軍之興，醞釀而成今日政治上社會上全盤混亂之變局。同時影響及於文學，而開文壇上新舊之分野；由是而「詩界革命」而「新文體」而「小說界革命」而「文學革命」，最近復有「革命文學」之紛呶。夫惡亂而求治，人類之恆情也；亂極而復治，歷史上之慣例也。中國之政治之文學，至今日而紛亂極矣！有軌則有秩序之新局面，行見於此紛亂之舊墟，逐漸爬梳開拓而成，是即未來偉大之新中國，而爲吾人所喁喁期

待者。顧促此新中國之實現，其責任仍屬噦喁期待新中國之吾人，則吾人何幸而生斯時斯地？將如何自負而自勵乎？

余性近文藝，徒以迫於生計而未嘗專精致力；素不好過問政治，而政治之紛亂，每使余求斗筲之食而亦不安。今年春，避亂滬上，得與老友田壽昌先生共晨夕，研討觀摩，而終身從事文藝之志以決。暑期南國藝術學院設近代文藝講座，壽昌以講授『中國近代文學之變遷』相屬，勉爲應命，每週講授二小時，閱六週而藏事講義初擬用。胡適之先生所著五十年來之中國文學而略附鄙見；以其爲申報五十年紀念而作，故分劃時代不得不如此，又以其偏重白話文學，故立論不得不如彼；與鄙見頗有出入，始別爲講稿，隨

蒐集材料，隨聯綴成文。復隨印隨講，無暇詳加審覈。其間或作或止，先後約竭旬日之力而成是編。初非有意爲書問世，而殺青乃若是之偶然也！

陳子展，一九二八，九，五於上海。

中國近代文學之變遷

自序

目錄

一 近代文學從何時說起.....	一
二 詩界革命運動.....	六
三 宋詩運動及其他舊派詩人.....	三十
四 詞曲價值的新認識.....	五二
五 小說界革命之前後.....	六八
六 桐城派古文及其他.....	九九

七 從時務文學到政論文學	一一四
八 翻譯文學	一三二
九 十年以來的文學革命運動	一六四
後記	一九四

中國近代文學之變遷

一、近代文學從何時說起

田先生要我講「中國近代文學之變遷」，當時我勉強答應了。但是這裏所謂近代究竟從何時說起？我想來想去，纔決定不採取一般歷史家區分時代的方法，斷自「戊戌維新運動」時候（一八九八）說起。換句話說，就是最近三十年。這個我也可以說出一點理由，除了講演時間不多，不能長劃時代之外。

中國自經一八四〇年（道光二十年）鴉片之戰大敗於英，

割地賠款並開五口通商；又經一八六〇年（咸豐十年）英法聯軍攻破津京，燒掠圓明園；中間又曾任用洋將統率洋槍隊（常勝軍）打破太平軍；自是籲預腐敗的滿清政府漸漸知道歐美各國的利害。於是於一八六一年（咸豐十一年）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，於一八六七年（同治六年）設同文館，於一八七七年（光緒三年）遣派留學生於英法加以這個時期琉球……等諸藩屬先後喪失。尤其是一八九四年（光緒二十年）爲着朝鮮問題與日本開戰，海陸軍打得大敗，以致割地賠款，認罪講和。當時全國震動，一般年少氣盛之士，莫不疾首扼腕，爭言洋務。光緒皇帝遂下變法維新之詔，重用一般新進少年。是爲「戊戌維新運動」這個運動

雖遵守舊黨的反對，不久即歸消滅，但這種政治上的革新運動，實在是中國從古未有的大變動，也就是中國由舊的時代走入新的時代的第一步。總之從這時候起，古舊的中國總算有了一點近代的覺悟。所以我講中國近代文學的變遷，就從這個時期開始。

時勢思潮互為影響。戊戌變政，同時國內的思想界也起了極大的變動。我們要講中國近代文學的變遷，實在這個時候真是中國文學有顯明變化的時候。第一，這個時候，纔知道要廢八股，文人纔漸漸從八股裏解放出來。固然我們也知道八股文試帖詩是為科舉考試而作，不是文學；但是這種考試文體不廢，於文學發展上，有極大的障礙。當時楊深秀奏請釐正文體，說：

竊自取士之法未善，用非所學，學非所用，制義括帖，消磨人才。因有欲變科舉，廢四書文者。臣竊惟制義之科行之已數百年，沿襲至今，適承其敝。……查經義之體，肇自宋代……明世沿習日久，防弊日周，於是創爲代聖立言之說，謂不得用秦漢後之舊述，當世之事，奪微言大義之統，爲衣冠優孟之容，誣己說爲古言，侮聖人而不顧。於是束書不觀，爭爲認陋文體……有明中葉以後，始盛行四股、六股、八股，破承起講之格……格式既定，務使千篇一律，稍有出入，即謂之不如格。是以習舉業者陳陳相因，塗塗遞附，黃茅白草，一望皆同，限以三百七百之字數，拘以上犯下犯之手法，雖胸有萬卷，學貫三才，亦必俯就格式，不許以一字入文。其未嘗學問者，亦能揣摩聲調，敷演講章，弋獲巍科，坐致高位，是使天下之人，相率於不學也。

他這篇奏摺很長，這里不過節錄一小部分。他說八股文之害，使人束書不觀，使天下之人相率於不學，真是針針見血，何等痛快！

當日一般士子除四書講章以外無學問，八股試帖以外無文章，名爲文人其實有幾個懂得文學！第二這個時候纔開始接受外來的影響。中國的文學固然自有紀錄以來就代有變遷，但與國外學術不大發生關係。只有魏晉以後受到一點印度佛學的影響。到了這個時期，譚嗣同、梁啟超一般人所倡的「新文體」與「詩界革命」又很顯然的受到外來影響，並爲後來文學革命建立了一個根基。——這也是我講中國近代文學要從這個時候講起的一個理由。

我在此地須得加以說明的，便是我在這裏所講的近代，斷自

戊戌維新運動，這個時代區分，雖然除了像普通一般歷史家所說的爲着敘述便利起見以外，還有種種理由，但是我們須知道要分割時代，使它截然兩斷，正好像抽刀斷水一般的難。我在這個講演裏雖然如此區分了講題上的所謂近代，但這個近代對於過去，對於將來，無論如何，總有承上起下，承前接後的關係，希望諸君要注意的。

二 詩界革命運動

戊戌維新運動的主要人物，他們是新的政治家，同時也都是青年的詩人，如康有爲，譚嗣同，林旭，楊銳，劉光第，楊深秀，梁啟超都

能作詩。其中只有康有爲、梁啟超亡命海外，其餘都爲他們的主張犧牲了性命。那時譚嗣同和夏曾佑、梁啟超諸人讀了一點「格致」的書，讀了由西文譯過來的新舊約聖經，又懂得一點西洋歷史，所以他們作的詩，常常用這類的東西做詩料，倡爲「詩界革命」。他們不徒想把政治革新，還要鬧着詩界革命，怎能不叫當日那些守舊黨嫉忌他們的野心，驚駭他們的大膽？這類新詩料在舊派文人看來，自然既不如自然界風雲月露的空靈，又不如詩騷爾雅裏草木蟲魚的典雅，更不比社會間忠孝義烈的有關名教它的好處，就是新奇，不腐臭，不庸濫。但用得不好，也有壞處。梁啟超飲冰室詩話云：

復生自憲其新學之詩。……當時所謂新詩者，頗喜揀擣新名詞以自表異。丙申丁酉間吾黨數子皆好作此體。提倡之者爲夏穗卿（曾佑）而復生（譚嗣同）亦摹嗜之。其聽金陵說法云：『網倫慘以喀私德，（Caset）法會盛於巴力門』（Parlement）。又贈予余詩四章，中有『三言不識乃雞鳴，莫共龍蛙爭寸土』。苟非當時同學者，斷無從索解。蓋所用者乃新約全書中故實也。其時夏穗卿尤好爲此體。穗卿贈余詩云：『滔滔孟夏逝如斯，亹亹文王鑒在茲。帝殺黑龍才士隱，書飛赤鳥太平遲。』又云：『有人雄起琉璃海，獸魄蛙魂龍所徒。』此皆無從臆解之語。當時吾輩方沈醉於宗教，視數教主非與我同類者，崇拜迷信之極，乃至相約作詩非經典語。不用所謂經典者，普稱佛孔耶三教之經。故新約字面，絡繹筆端焉。……
 穗卿有絕句十餘首，專以隱語頌教主者。……憶其一二云：『冰期世界太清涼，洪水茫茫下土方。』已別塔前分種教人天，從此感參商。……當時在祖國無一哲理。

政法之書可讀，吾黨二三子號稱得風氣之先，而其思想之程度若此。

此類之詩，當時沾沾自喜；然必非詩之佳者，無俟言也。吾彼時不能爲詩，時從諸君子後，步學一二，然今既久厭之。穎卿近作殊罕見……劉陽（指譚）如在，亮亦同情。

他們這種新典故的詩，取材既然狹隘，人家又不容易懂得，他們的「詩界革命」自然要受一番挫折。可是我們要了解他們是生在外來學術輸入中國，不過一點半滴的時候，盡其最善之力，只能做到如此。同時我們還得佩服他們革新的精神，向詩國冒險的精神！並且譚嗣同自己所謂三十以前「舊學」（譚被殺時年三十二），其中亦不少佳品。現在我只錄出他在獄中的絕筆詩。

望門投止思張儉，忍死須臾待杜根；我自橫刀向天笑，去留肝膽兩昆崙。

譚夏的『詩界革命』在以新典故代替舊典故，好像徒以新軍閥代替舊軍閥的革命一樣，自然不澈底，自然要失敗；但是當時的詩界革命運動却已另尋一條出路，飲冰室詩話說：

過渡時代必有革命，然革命者當革其精神，非革其形式。吾黨近好言詩界革命，然若以堆積滿紙新名詞爲革命，是滿洲政府變法維新之類也。能以舊風格含新意境，斯可以舉革命之實矣。

近世詩人能鎔鑄新理想以入舊風格者，當推黃公度。

公度之詩獨闢境界，卓然自立於二十世紀詩界中，羣推爲大家，不容諱也。

這裏所說的黃公度就是人境廬主人黃遵憲。他做過二十多